



记 忆

当四川盆地早已是各色花朵竞相开放时,川北高原仍时常与风雪相伴。

绕过一圈又一圈的盘山路,我终于走进了长年驻扎在此的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。这是我第一次上高原,湛蓝的天空、绵软的云层仿佛触手可及,抬眼便能望见远山皑皑的雪冠。站里流传着一句官兵自编的顺口溜:“六月雪,七月冰,刀子雨,锥子风。”而一代代官兵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扎根坚守。

“我们脚下这片土地,正是红军长征走过的路!”参观荣誉室时,指导员自豪地向我们介绍,“多年来,官兵驻守在高寒缺氧的雪山草地,与天斗,与地斗,与雨雪冰霜斗,不仅牢牢扎下了根,更在这片红色沃土上创出了出色的业绩。”

也许是高原反应的影响,初上高原的这一天我睡得并不踏实,第二天早早便醒来了。我本打算着早起欣赏高原的朝霞,谁承想,一推开门,便和风雪撞了个满怀。这便是官兵口中的“六月雪”。云雾遮挡了四周,看不见远处的群山,也看不到盘山路上的车辆。雷达站好像一朵云,孤零零地飘在山上。风雪中,雷达天线依然旋转,守望着天空。

这天恰是休息日。阳光棚里,几名不承担战备值班任务的战士坐在阅读区,有人翻看书籍,有人对弈。几个小时之后,飞雪渐停,阳光棚顶的厚厚积雪相继掉落,融化成雪水滋养着战士们栽种的绿植。

接连几日,阳光时有时无,天气欲晴又阴。直到这天清晨,铅灰色的云层终于撕开一道口子。雷达站官兵整装出发,前往亚克夏山祭扫红军烈士墓。此行为重走长征路,更为瞻仰长眠雪峰的前辈忠魂。

芦花沟飞雪

徐瑞莹

行至山脚下,“全国海拔最高红军烈士墓”的标识映入眼帘。地图上并没有这座墓的具体定位,只能依靠曾到过此地的人指路。同行者中,有位在雷达站工作10余年的老班长。他指着山间一条窄窄的步道说:“沿着这条路上山,就能找到那座墓。那里有个好听的名字——芦花沟。”

我们沿着蜿蜒小径向上攀登。两旁松树林立,山顶融化的雪水顺着岩石流淌,叮叮咚咚的水声仿佛山林低语。老班长边走边说:“上次清明节我们来时,大雪把小路全埋了。大家只能对着地图粗略估算位置,朝着山顶垭口的大致方向,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上爬。”又绕过了几个弯道,视野豁然开朗——一面鲜红的党旗,正迎风飘扬在芦花沟的上空。

“就是这里!”老班长激动地指着前方,“上次我们爬到筋疲力尽时,就是看到这面红旗,大伙儿像突然充满了电,拼命迈开步子往上冲!”

我们终于站在了芦花沟,站在这座刻着“工农红军烈士之墓”的墓碑前。这里长眠着12位长征途中牺牲的红军烈士。碑身上的积雪尚未消融,几条洁白的哈达静静搭在上面。

大家取出随身携带的口粮,轻轻摆放在墓前,对着先辈絮絮诉说:“这是部队配发的单兵自热食品,我们有氧气瓶、厚棉衣,再不会因为缺氧、冻饿牺牲了……”

正说话时,丝丝细雪悄然飘落。或许,这是先烈们隔着时空的回应。

山间天气瞬息万变,从开始飘雪到漫天飞雪不过十几分钟,远山已隐没在茫茫雪幕之中。为切身感受长征路的艰辛,我们决定迎着风雪,继续向更高处的垭口前进。

雪雾朦胧,细小的冰碴子一粒粒打在脸上,落在身上。天地间一片寂静。举目四望,烈士墓旁那面党旗,在风雪中愈发显得鲜艳夺目。下山时,风雪渐小,几朵低低的云压在雪山之巅,而那雪山,也沉沉地压在了我的心间。

回到雷达站,积雪覆盖的草甸上,一丛丛小紫花依然开得灿烂。它们以极强的耐寒能力,倔强地绽放在这片蓝天下。

山·娘

许晨



红色足迹

在齐鲁大地,沂蒙山因承载着血乳交融的深情,被老区人民、被万千将士,情不自禁地唤作另一个浸透生命温度的名字——“娘”。

仲夏时节,我再次踏上沂蒙山区的土地。这已不是我第一次来蒙山沂水参观体验、采风写作,但每一次都如初访般感奋与激动。尤其走进沂蒙红嫂纪念馆,那份深藏心底的炽热情怀,再次被点燃、沸腾。沂蒙红嫂纪念馆质朴而独特,它没有高楼展厅,也无惯常的声光特效,而是扎根在“红嫂故事”的原生地——沂南县马牧池乡常山庄村,利用古村民宅原址原味地呈现。一块块石头垒砌、茅草覆顶的农屋,一个个绿树掩映的静谧小院……步入其间,满墙的图片与文字,无声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。

啊,红嫂!她们的故事虽已传颂四方、耳熟能详,可当我亲自踏上原型人物的故土,站在她们当年救助八路军伤员的地方,内心深处依然升腾起难以言喻的崇高敬仰。而书写这个感人故事的家刘知侠,正是一位经历过抗战烽火的老战士。他曾随抗大一分校文工团转战沂蒙山区,写下了许多出色的战地作品。20世纪50年代,在一次采风中,他听说了沂南县马牧池乡聋哑妇女明德英,曾于1941年大青山战斗后用乳汁救护了我军一名重伤员。刘知侠深受感动,以此真人真事为素材,结合沂蒙妇女拥军支前事迹,创作了小说《红嫂》。

作品甫一发表,便轰动全国,相继被改编成现代京剧《红云岗》、芭蕾舞剧《沂蒙颂》等艺术作品。进京演出时,更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誉。那动人心魄的主题歌:“炉中火,放红光,我为亲人熬鸡汤。统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,添一瓢沂河水情深意长……”至今仍在天地间回响。“红嫂”的形象,由此深入人心。

因此,沂南的明德英毫无争议地被尊为“沂蒙红嫂第一人”,在她的家乡设立红嫂纪念馆实至名归。当然,放眼整个沂蒙山区,这样的红嫂何止万千?“沂蒙母亲”王换子不但救助众多伤病员,还掩护了不少八路军的孩子;沂水县农妇祖秀莲倾家荡产,将奄奄一息的战士郭伍士从死亡线上拉回来;蒙阴的“沂蒙六姐妹”做军鞋、送军粮、看护伤员;孟良崮战役中的妇救会会长李桂芳,带领32名妇女用门板搭起“人桥”,让赶赴前线的战士抓紧过河去杀敌……

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迟浩田上将,就曾亲身经历过沂蒙乡亲的舍命相救。1947年7月,华东野战军4个纵队向守卫南麻(今沂源)的国民党整编第11师发起攻击。时值雨季,弹药、粮食补给严重困难,战局危急。某部18岁的营部书记迟浩田被任命为代理连长。激战中,一发炮弹在身边爆炸,他右小腿被炸断,背部等多处负伤。

由于失血过多,迟浩田干渴得要命,挣扎着从路边舀了两钢盔雨水喝下,很快便陷入昏迷。老区的担架队员及时赶到,将他救下,简单包扎后,便用独轮车推着 he 向后方转运。不知颠簸了多久,终于抵达蒙山深处的一个小村。“有伤员!有伤员!”一声声急切的喊声把他惊醒。一位大嫂先是端来一碗米汤喂 he 喝下,可还是不解渴。人们急了,嚷嚷着快去找热水。一位一直沉默的年轻媳妇,一把接过碗,背过身去,默默解开了自己的衣襟……

半碗洁白温热的乳汁喂到迟浩田嘴里,他有了些精神。一位大娘又端来一盆清水,给他擦洗脸上的烟尘,随后又找来小笤帚,蘸着盐水,轻轻地扫除 he 伤口处的蛆虫。大娘一边扫一边说:“孩子啊,你真让人疼得慌……”

新中国成立后,迟浩田多次前往临沂寻访当年的救命恩人。可惜时过境迁,音讯皆无。一些当地老人宽慰他说:“同志你甭找了,打鬼子打反动派,俺这里的人都做过这样的事!”闻听此言,迟浩田感慨万千——巍巍沂蒙山,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!后来,他担任国防部长期间,专程从北京赶赴沂南,看望了当时健在的明德英老人,并挥笔题词,深情写下:“蒙山高,沂水长,好红嫂,永难忘!”

如今,这幅题词就悬挂在沂蒙红嫂纪念馆中,抒发着一位受过沂蒙乡亲真情救护的伤员的心声,也道出了全体将士的肺腑之言。

走走停停,我细细品味着每一幅照片和说明文字。或许是因为当过兵的缘故,我比旁人更多了一份理解与感悟:我军为什么能够凭借“小米加步枪”,打败了猖狂的日本侵略者,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天地?除了敢打必胜以外,最根本的还在于人民群众的支持。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巨人安泰,只有贴近大地母亲,才能获得无穷力量。对我军将士而言,人民就是这坚实的大地,就是至亲的母亲。

走出展室,院中矗立着一尊雕像——一位年轻大嫂怀着昏迷不醒的伤员,手里拿着一碗一点一滴地喂 he 奶水。啊!这一刻,一日长于百年,时光仿佛在此永恒定格。沂蒙,一片神圣的土地,一片红色的沃土。成百上千的红嫂们缝军衣、做军鞋、抬担架、推小车,舍生忘死救伤员,不遗余力抚养革命后代,谱写了一曲曲血乳交融的军民鱼水情。

如今,当年那些勤劳善良的“红嫂”们,已随着时光流逝渐行渐远。然而,她们留下的爱党爱军、生死与共的红嫂精神,却如不灭的星火,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来人。我抬眼望去,远处是一座座挺拔耸立的青山,人们习惯称其沂蒙山,实则是沂水与蒙山的合称。这片山峦海拔不过千米,最高峰仅1100余米。然而在我心中,这些山的高度并不能用数字来衡量。

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”沂蒙山的“仙”,就是打得日本鬼子丢盔弃甲、为了新中国诞生而付出鲜血和生命的父老乡亲。沂蒙山,红色的山、英雄的山,名闻遐迩,气贯九霄!蓦然间,一股难以抑制的深情在我的胸中奔涌。我面向连绵起伏的群山,用尽全身力气,喊出了深埋心底的那一声:“娘——”

与每天的训练碰撞火花
汗水不只是淬火的一种方式
有时候还有鲜血
躯体和精神的锻造
从踏入军营的那一刻起
没有间断过
朝阳与落日不断熔化的日子里
火焰夹杂着训练声
在战士的胸膛持续燃烧
日复一日中,看得见的是
古铜色的皮肤
和冒着火焰的眼睛
看不见的,是源源不断的力量
慢慢结晶于战士的身体
成为了一根根硬骨头

八角楼(外一首)

■韩明智

外孙问我
为什么那么多人
来八角楼
为什么八角楼
能装得下
那么多人

八角楼
很小
我说 你看
小到只是一个景点
八角楼又很大
大到能够容纳



凌晨的山间小路上,两束手电筒的光柱在夜风里轻轻跳动。突然,路边草丛里蛰伏的一只野鸡骤然受惊,扑棱着翅膀蹿起。新兵冉旭阳心头猛地一紧,下意识定在原地攥紧拳头,警惕地环顾四周。

班长陆初川回头扫了一眼,低声说:“跟上,站台就在前面。”冉旭阳这才回过神,快步上前与班长并肩,朝着山坳深处的军用铁路站台走去。

根据上级通知,凌晨1点,一列满载军需物资的军列准时到站。站台隐在沉沉夜色里,四周漆黑一片。陆初川合上电闸,站台照明灯亮起。强光刺得冉旭阳眯着眼缓了片刻,才看清周遭:水泥站台边缘印着褪色的白色标线,尽头立着“军事禁区”警示牌。风掠过,卷着山间的草木气息,带着几分清冽的凉意。两人逐项巡查站台安全点位,静候军列驶来。

3天前的场景,此刻又浮现在冉旭阳的脑海里。初入大山深处的保障队,四周是望不到头的山峦,耳边只有松涛与鸟鸣,冉旭阳心底满是忐忑。教导员逐一和几名新战士谈心后,指定陆初川带着新战士熟悉日常执勤与业务工作。

那天晚点名时,冉旭阳从教导员的讲话里,了解了队里近况:队长带领抽组分队参加演习任务,留守人员只剩下十几人,而很快他们就要承接军需物资接收任务。

最后教导员特意强调:“这次物资接收任务是一场硬仗,现在人手少,大家要做好连续战斗的思想准备。”

“不过是装卸物资,怎么能算战斗呢?”冉旭阳暗自嘀咕。

班务会上,几名新战士依次自我介绍,略带拘谨。陆初川和蔼的目光扫过全班:“新闻志刚来,本应该让大家适应几天,但任务不等入,大家要做



长征

第 6740 期

一个国家的希望
就像
八角楼的灯光
当年照亮的是一篇又一篇
文章
尔后照亮的是
中国革命的前途

徘徊在八角楼
大手拉着小手
和外孙絮叨着
他似懂非懂的道理

黄洋界

再也听不到隆隆炮声
再也看不到敌军围困万千重
踏着红军的足迹
我们打卡 留念
跟着导游
唱一首红军的歌

在黄洋界
和红军擦肩而过
那些深埋的悲壮
催发了一个又一个春天
杉树 翠竹俊秀挺拔
杜鹃花漫山红遍
做一个幸福的人
是我脱口而出的心声



岁月(中国画)

吴树强作

